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经济

经济和谐论

〔法〕弗雷德里克·巴师夏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Frédéric Bastiat

HARMONIES ÉCONOMIQUES

所据版本

PARIS

GUILLAUMIN ET C^{ie}, LIBRAIRES

1870 年第 6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和谐论/(法)巴师夏著;唐宗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0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7-100-02434-X

I.①经… II.①巴…②唐… III.巴斯夏,F.
(1801~1850)—经济思想 IV.①F0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473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和谐论

〔法〕巴师夏 著

唐宗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434-X

年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目 录

致法国青年.....	1
第一章 自然的组织,人为的组织.....	20
第二章 需要,努力,满足	39
第三章 论人的需要	54
第四章 交换	80
第五章 论价值.....	120
第六章 财富.....	180
第七章 资本.....	200
第八章 财产,共同财产	225
第九章 地产.....	262
第十章 竞争.....	310
第十一章 生产者,消费者	351
第十二章 两种箴言.....	370
第十三章 论地租.....	379
第十四章 论工资.....	386
第十五章 论储蓄.....	433
第十六章 论人口.....	438
第十七章 私人服务,公共服务	470

第十八章	骚乱原因·····	495
第十九章	战争·····	504
第二十章	责任·····	516
第二十一章	连带责任·····	543
第二十二章	社会动力·····	551
第二十三章	祸害·····	561
第二十四章	可完善性·····	565
第二十五章	政治经济学与道德、政治、立法、宗教的关系 ···	571

致法国青年

热爱学习,需要信仰,不存偏见,不怀仇恨,热心宣传,富于同情,大公无私,献身精神,真诚,对于一切善良的、高尚的、纯朴的、伟大的、正直的、虔诚的事物所表现的热忱,这些都是青年的宝贵品质。因此,我把这本书献给青年。这本书就像一粒种子,如果不在我播种它的沃土里发芽,它本身就没有生命了。

我本想献给你们一幅绘好的图画,我交给你们的却只能是一张草图;在这样的时代,谁能完成一部重要的作品呢?请原谅我吧:看到这张草图,但愿你们之中的一位会像伟大的画家那样大声喊道:Anch'io son pittore!〔意大利文:“还有我,我也是画家。”据说,此系拉斐尔的对手——意大利名画家柯莱奇(Le Corrège, 1489—1534)在前者的“圣·赛茜尔”画像前所说的豪言壮语。——译者注〕并拿起画笔,在这张不完整的画稿上添上色彩和血肉,阴影和光线,并赋予它感情和生命。

青年们,你们会觉得这本书的标题过于雄心勃勃:经济协调论!难道我企图泄露社会范畴中的天机,以及上帝为实现进步而赋予人类一切力量的机构吗?

当然不是;我不过想引导你们到一条真理的道路上去:一切正当的利益都是和谐的。这就是这本著作的中心思想,而且其重要

性是无法低估的。

有一个时期,曾流行着对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的嘲笑;必须承认,有些对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理应受到这种嘲笑。至于问题本身,无疑它是毫无可笑之处的;这是麦克白宴会上班郭的幽灵^①,只是,这并不是一个缄默的幽灵,它向惊恐万分的社会大声疾呼道:如果不予解决,就会死亡!

然而,你们会懂得,这个解决办法应该因为利益是自然和谐的,还是对立的而完全不同。

在前一种情况下,必须在自由中去寻求解决办法;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必须在强制中去寻求解决办法。对于前者,只需不妨碍利益;对于后者,就必然要妨碍利益。

但是自由只有一种形式。当人们深信不疑组成液体的每一个分子本身就具有造成一般水平面的能力时,人们便从而得出结论:要取得这个水平面,最简单和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不进行干预。因此,一切赞成利益是和谐的这个出发点的人都会同意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办法是:不妨碍和不转移利益。

与此相反,强制却能以无数的形式和见解表现出来。因此,持利益是对立的这个论据的所有学派,它们除了排斥自由之外,对于问题的解决都无所作为。它们还得在强制的无数形式中,寻求哪一种是好的形式,如果其中会有一种是好的。然后,最困难的是,

^① 麦克白(Macbeth)谋杀苏格兰王邓肯后登上苏格兰王位(1040—1057),随即又谋害了知道实情的友人与邓肯属下的班郭(Banco 或 Banquo),以便安心为王。莎士比亚于1606年以此历史事实掺以臆想写成悲剧《麦克白》,此处系指莎翁剧中剧情,出现的幽灵只有麦克白能看见。——译者

它们还必须使人们、使自由因素普遍接受这种为它们所偏爱的强制形式。

但是,在这个假定中,如果人类的利益由其本性引向一个必然的冲突,如果这个冲突只有通过一种偶然发明的人为的社会秩序才能避免,那么,人类的命运就算是好的了。于是,人们怀着恐惧的心情想知道:

1.是否有一个能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强制形式?

2.这个人会使那些想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无数学派赞同他的主张吗?

3.人类会听任自己屈服于这种依照假定势必会妨碍一切个人利益的形式吗?

4.即使假设人类甘心穿上这件衣服,而如果另一个发明家带来一件更加完美的服装,那时又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人类是否应该在一个明知是坏的组织中坚持到底,还是随着时尚所趋和发明家的丰富创作而决定每天改变组织呢?

5.一切发明家在他们的主张遭到否决以后,难道不会联合起来反对另一个被选定的主张吗? 正因为这个主张,就其本质和目的而言触犯一切利益,他们就越有可能扰乱社会。

6.归根结底,是否存在一种足以克服对立的人类力量,而那种对立却被认为是人类所有力量的本质呢?

我可以无限地提出上述这样的问题,并且还可提出下面的难题:

如果个人利益同大众利益相对立,那么,你们把强制的行动原则放在哪一边呢? 根据又何在呢? 莫非是在人类之外吗? 也许只

有如此,才能逃避你们的法律后果。因为,如果你们把专断权托付给一些人,那么,请你们证明,这些人是用不同于我们的材料做成的;证明他们不会同样受到必然的利益原则的驱使,并证明处在为所欲为和缺乏有效抵抗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不会犯错误,他们的手不会是贪婪的,他们的心不会总是垂涎三尺的。

经济学派同各种社会主义学派(我这里所指的是在一种人为的组织中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的那些社会主义学派)的根本分歧并不是对于某种细节上的见解或某种政府的组合;而是不同的出发点,即这个前提和中心问题:人类的利益,在听其自由存在时,是和谐的还是对立的?

显然,社会主义者们之所以只能寻求一种人为的组织,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然形成的组织是恶劣的或者不能胜任的;而他们之所以认为,自然形成的组织不能胜任和恶劣,则是因为他们认为,利益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对立,否则他们就不会去求助于强制。本来就是和谐的东西,又何必动用强制手段呢?

因此,他们到处看到对立:

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存在对立,

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对立,

平民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对立,

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对立,

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存在对立,

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存在对立,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对立,

文明与组织之间存在对立。

总而言之：

自由与和谐之间存在对立。

这就说明，为什么虽然他们心中尚以慈悲为怀，而仇恨之意却不禁脱口而出。他们之中每个人把他所有的热爱留给他幻想的社会。至于那个我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则照他们的心意只有赶快覆灭，以便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新的耶路撒冷。

我曾说过，经济学派从利益的自然和谐出发，得出的结论就是自由。

然而，应该承认，虽然一般说来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自由，他们的原理却不真能坚定地证明那个出发点：利益的和谐。

在继续往下讲之前，为了使你们提防有人会用从我的上述意见中引出的推论来影响你们，我应该就社会主义同政治经济学各自的情况说几句话。

我不会毫无理性地说，社会主义从未找到过一条真理，而政治经济学则从未犯过错误。

这两种学派的深刻分歧在于研究方法上的不同。社会主义像占星术和炼丹术，是以想象作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则像天文学和化学，是以观察作为方法的。

两位天文学家观察同一个现象，当然不一定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虽有这个暂时的分歧，但他们觉得彼此是由共同的方法连在一起的，迟早分歧是会消除的。他们承认殊途同归。但是在运用观察的天文学家同运用想象的占星术者之间，鸿沟则无法逾越，尽管他们有时会偶然相遇。

政治经济学同社会主义的情况就是如此。

经济学家们观察人、人的组织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产生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者们则想象一种幻想的社会以及和它相配合的一种人心。

然而,如果科学不会搞错,学者们却会搞错。因此,我并不否认,经济学家们会作出错误的观察,我甚至要说,他们必然要从这些错误的观察开始。

但是请看所发生的事情吧。如果利益是和谐的,其结果是,任何错误的观察势必合乎逻辑地得出对立的结论。那么,社会主义者们的策略是什么呢?它就是把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若干错误的观察汇集起来,从中得出一切后果,并证明这些后果是有害的。直到这里为止,他们有权利这样做。然后,他们起来反对那个观察者,我假定是马尔萨斯或李嘉图。这仍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并不停留于此。他们转而反对政治经济学,控告它残忍和想作恶。在这里,他们触犯了理性和公正;因为政治经济学对一种做得不好的观察是不能负责的。最后,他们更进而要社会本身负责,他们威胁要毁灭这个社会,以便重起炉灶。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已证明,现社会正被推向一个深渊。他们在这里违反了良知,因为,或者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搞错,那么,他们为什么攻击它?或者科学搞错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应该去惊动社会,因为社会并未受到威胁。

但是,这种策略,尽管不合乎逻辑,对于经济学仍然是有害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研究经济学的人,他们出于十分自然的好意,不幸地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和他们与前人之间必须联合一致。科学的

一举一动必须是坦率和自由的。小集团的气氛会把它杀死。

我已经说过,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错误的建议不可能不引出对立来。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即使是那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也不可能没有某种错误的建议。为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利益,我们应该指出其中的错误并加以更正。如果,为了我们团体的荣誉,我们固执己见去支持那些错误,这不但会使我们,而且会使真理蒙受社会主义的打击,这对于我们说来虽是小事,对于真理却非同小可。

言归正传,我要继续说: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自由。但是,为使这个结论获得有识之士的赞同和深得人心,它必须坚定地以下面的前提为基础:自由自在的利益趋于和谐的结合,趋于使大众利益的不断增长的优势地位。

然而,许多权威经济学家发表的一些建议,却从后果到后果,合乎逻辑地引向绝对的祸害,必要的不公正,渐进的而必然的不公平,不可避免的贫困化,等等。

据我所知,很少有人不给予自然因素一定的价值,这些因素是上帝无偿地施与人类的恩赐。价值这个词意味着,具有价值的事物,我们只能通过报酬来出让。于是,就有些人,特别是地主们,以出卖上帝的恩赐来交换实际的劳动,并为他们未曾为之贡献过劳动的成果接受报酬。有些作家说:这是明显的不公正,但是必要的。^①

^① 这一段话说明,巴师夏不满他的前人的价值论。他既不把价值归结于劳动,也不把它归结于物品的本性,而是把它解释为人与人互相贡献的服务。他认为物品所提供的服务是无偿的,唯有人所提供的服务才是有偿的。所以,巴师夏观念中的价值是同物质无关。

然后出现了李嘉图的著名理论。这个理论概括如后：生活资料的价格取决于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付出的劳动。然而，人口的增长迫使人们去求助于愈来愈贫瘠的土地。因此，全人类（除了地主们）为获得同等数量的生活资料，必须付出不断增加的劳动量；换言之，用同等的劳动量只能获得不断减少的生活资料；而地主们则每次随着他人对劣等土地的开发，却增加他们的地租。结论是：悠闲者日趋豪富、劳动者日趋贫困；这就是说：必然的不平等。

最后出现了马尔萨斯更为著名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任何特定期，人口趋向于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然而，如果人们没有粮食吃，就不会幸福和相安无事。对于这种不断威胁人类的人口过剩，只有两种障碍：减少出生率，或者增加死亡率，并用种种可怕的形式促其实现。道义上的强制要收效，就应该带有普遍性，但是谁也不相信能做得到。因此，只剩下惩罚性的障碍：邪恶、贫困、战争、瘟疫、饥馑和死亡，这就是说：不可避免的贫困化。

我不再引述其他意义较小的，但也达到失望绝境的学说。例如，托克维尔先生〔J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著有《美国的民主政治》（1836—1839）及《旧制度与大革命》（1850）。——译者注〕以及其他许多和他一样的人。他们说：如果人们承认长子权，其结果就是最集中的贵族制；如果不予承认，则其结果就是领土的四分五裂和一片荒芜。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令人不愉快的学说并不相互抵触。如果他们相互抵触，一个毁灭另一个，我们想到它们都是错误的也就聊以自慰了。但是不，它们是趋向同一个目标的，它们属于同一个

总理论,这个理论以可怕的权威形象出现在人们既消极又混乱的思想面前,用大量似是而非的事实作为依据,似乎想在几位经济学大师的同意下,说明现代社会的动荡不定的状态。

还需要了解,泄露这种可悲的理论的人们是如何能够提出把利益的和谐作为原则,并以自由作为结论的。

因为,显然,如果人类必然要被价值法则引向不公正,被地租法则引向不平等,被人口法则引向贫困,以及被遗传法则引向绝育,不应该说,上帝已把人类社会,如同物质世界一样,造成了一件和谐的杰作;必须低头承认,上帝故意把人类社会建立在一种令人愤慨的和不可救药的不协调上面。

青年们,请不要相信,社会主义者们已驳斥和拒绝了那种我称之为不协调的理论(这是我为不得罪任何人而取的名称)。不,不管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对这个理论却是信以为真的;而且正因为他们信以为真,才提出以强制来代替自由,以人为的组织来代替自然的组织,以他们发明的东西来代替上帝的杰作。他们对其对手们说(在这方面,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较其对手们更加彻底些):正如你们所说的那样,如果自由自在的人类利益趋于和谐的结合,那么,我们只要像你们那样欢迎和颂扬自由,就再好不过了。但是你们曾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了,利益如任其自由发展,就会把人类推向不公正、不平等、贫困和不生产。那么,正因为你们的理论是对的,我们才反对它;正因为现社会服从于你们所描述的必然的规律,我们才要粉碎它;既然上帝的威力失败了,我们就要试试我们的威力。

就这样,出发点是一致的,只是在结论上有分歧。

上面谈到的那些经济学家说道：来自上天的伟大规律正在促使社会走向祸害；我们不要去扰乱这些规律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幸而被其他能延迟最终覆灭的次要规律所妨碍了，而且任何专断的干预只会削弱堤岸，而不能制止波涛必然的上升。

社会主义者们说：来自上天的伟大规律正在促使社会走向祸害；我们必须废除这些规律，而在我们取之不竭的论据中选择其他的规律。

天主教徒说：来自上天的伟大规律正在促使社会走向祸害；我们必须放弃人类的利益，安于节欲、牺牲、苦行和屈从，以此来逃避这些规律。

在这种纷乱中，在这些忧虑和求援的呼声中，在这些进行颠覆或者听天由命的号召中，我试图让人们听到这句话：来自上天的伟大规律并不是真的在促使社会走向祸害。如果这句话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一切分歧就应该消失。

所有的学派就这样对于从他们共同的前提中应引出什么结论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并互相攻击。我否认那个前提，难道这不是终止分歧和攻击的方法吗？

这本著作的中心思想，即利益的和谐，是简单的。难道简单不正是真理的试金石吗？光、声、运动的规律，我们觉得，它们愈是简单就愈是真实；为什么利益的规律就不能同它们一样呢？

这个中心思想又是妥协性的。指出职业与职业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学说与学说之间的协调，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妥协性呢？

它又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它指出以祸害在增长作为结论的那

些学说的错误之处。

它又是虔诚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不仅天体机构，而且社会机构也显示出上帝的明智，并歌颂上帝的荣耀。

它又是注重实际的，因为人们显然不会想象出比下面的主张更易于实践的主张来：听任人们去劳动、交换、学习、结社、彼此影响和彼此牵制，因为根据上帝的意旨，从这些智慧的本能中只会产生秩序、和谐、进步、利益，最佳，还要好，乃至无限好。

你们将会说：这就是经济学家们的乐观主义！他们死抱着他们的学说不放，竟然闭起眼睛来不敢看事实。面对着折磨人类的一切贫困、一切不公正、一切压迫，他们泰然自若地否认祸害。他们麻木的感官嗅不到暴动的火药气味；他们对街垒的石块无动于衷；等到社会就要覆灭的时候，他们还会一再说：“在这个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处于最佳状态。”

当然不是，我们并不认为一切都处于最佳状态。

我完全信仰天定规律的明智，因此我信仰自由。

问题在于知道我们是否有了自由。

问题在于知道这些规律是否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否被那些人类的组织机构相反的作用所深深地扰乱了。

谁能否认祸害和痛苦呢！？除非必须忘却我们是在谈论人类，必须忘却我们自己也是人。要把天定规律看成是和谐的，并不需要这些规律排斥祸害。只需祸害有它自己的解释和它自己的使命，由它自己给自己规定范围，由它自己被自己的作用所毁灭，同时，每种痛苦只需对其产生的原因加以制约，以防止一种更大的痛苦。

作为社会要素的是人，而人则是一种自由的力量。既然人是自由的，他就能进行选择；既然他能够选择，他就可能搞错；既然他可能搞错，他就可能感到痛苦。

我要进一步说：人会搞错和感到痛苦，因为他的起点是无知，而在无知的面前则敞开着无数陌生的道路，除了其中的一条，它们全都把人引向错误。

然而任何错误都产生痛苦。或者，痛苦要由误入迷途的人承受，这时发生作用的就是责任。或者，痛苦打击了与错误无关的无辜者，在这种情况下，痛苦就启动那个奇妙反应仪器：连带责任。

这些规律的作用同我们追本溯源的天赋相结合，应能通过痛苦把我们引回到善良和真理的道路上来。

因此，我们不但否认祸害，而且我们承认，它在社会范畴中，正如在物质范畴中一样，具有一种使命。

但是，为了使它完成这种使命，我们不应该人为地扩大连带责任，以致毁灭责任，换言之，必须尊重自由。

倘若那些人类的组织机构干扰了天定规律，祸害还是随着错误而来，它只是改变了位置。它打击它不应该打击的人；它不再发出警告，它不再是一种教训；它不再给自己规定限度，也不再以自己的作用来毁灭自己；它坚持到底，恶化起来，正如在生理范畴中会发生的情况那样，如果这一半球的人把他们的轻率和越轨的行为所造成的悲惨的结果只转嫁给另一半球的人。

然而这恰恰不仅是我们大多数政府机构的倾向，而且也是和特别是人们想用来治疗使我们痛苦的祸害的那些机构的倾向。借口博爱而在人们之间发扬一种虚假的连带责任，这就使得责任越